

社会性死亡是一种什么体验？

那天，我们学校办知识竞赛，坐在我前面的男生，应援太起劲，塑料巴掌打断了，直接飞到我脸上。

啪，清脆的一声，全场安静，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打脸了，字面意思的打脸。

然后，我顶着脸蛋子上红彤彤的巴掌印，认识了我的男朋友。

没错，他就是那个买到劣质塑料巴掌的男生。

如今细思，依旧尬极，淦！

我那天本来就是被拉来做观众的，莫名其妙挨了打，立刻借题发挥表示我要去医院看看脸。

负责签到的同学愣了一愣，我直接往外走了，没注意到那塑料巴掌的主人也站了起来。

礼堂里坐满了人，我本来准备悄悄跑路，结果那男生追在后面大喊：「你等一下，我送你去医院吧。」

你有事吗你？

走廊这一边所有人的目光都看了过来，台上主持人的声音也卡了一秒。

我觉得好丢脸，不仅没停下来，反而跑了起来。

小电驴一蹬，社死去他妈。

第二天，室友激动地把表白墙翻给我看，两条消息都跟我有关系：

1. 有谁知道昨天在大礼堂吵架的那对情侣吗，我跑个题，男生好帅啊呜呜呜，以及，甜甜的爱情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
2. 替室友找昨天被他误伤的那位女生，已经给淘宝店铺差评了，保证下次不买质量这么差的塑料巴掌了。室友很后悔，想找她道个歉，墙墙能不能海底捞一个联系方式？

我迅速捕捉到了关键词。

「帅哥？」

母胎单身十九年，我，丁薇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颜控。

京东小哥管我叫做白敬亭老婆。

美团小哥亲切喊我王俊凯老婆。

菜鸟裹裹尊称我为朱一龙老婆。

我坚信，只要脸皮够厚，全世界的帅哥都在我后宫。

然而我是个嘴炮王者兼钢铁直女，不然也不至于沦为寝室唯一一个单身狗。此刻看着室友飞速向墙墙卖了我的微信二维码，我决定：

「如果他真的是个帅哥，我请你吃海底捞。」

室友说：「如果我能让你们俩成功在一起，你让他请我们寝室吃海底捞。」

微信很快就来了。

帅哥向我发来了好友申请，我立刻就要点通过。

室友说：「你傻啊，矜持点，要拿捏！」

于是在这拿捏的半个小时里，我在室友的指导下，重新整理了一下我的朋友圈。

「你这都是什么沙雕表情包？」

「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心爱的熊猫头。」

「你为什么能坚持在朋友圈里发十天的保安日记？」

「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统统都给我设为私密！！！」

终于，我勉强把我的朋友圈打理出了个人样。室友语重心长地表示，不是她不喜欢熊猫头（其实她自己老给我发来着），

而是为了给帅哥留下良好印象，我的朋友圈必须充分表现我的可爱、温柔和天真活泼。

朋友圈人设立住了，我通过了帅哥的好友申请。

加新好友第一步，点开头像看看。

是一张背影，他站在海边，穿着白 T 工装裤，T 恤被风鼓起，像海上的一叶帆。

肩宽腰细腿长，好帅。

加新好友第二步，去朋友圈看看。

如室友所言：照片这么好看，有点像海王。他要是个海王，就让他去死！

然而——

「Nature、Science 分别公布 2020 年度十大科学发现和十大科学突破。」

「去年的工作被 IJHMT 最新的 review 长文引用了，感谢王老师一路的指点和帮助。」

「能把行星动力学和流体动力学结合起来的学者真是太了不起了。」

一溜下来全是转发推送和学术感言。

.....

我和室友四目相对。

室友说：「丁薇薇，你好像遇到谢耳朵了。」

谢耳朵还真的姓谢，叫做谢嘉年。

谢嘉年说：那天听你跟同学说你要去医院，你脸上的伤好点儿了吗？医药费我来报销吧。

我汗颜，默默打字：其实我没去医院，我只是不想做观众了.....

这句话没发出去，因为室友大喊：「薇薇，你不能这么说！这可是你俩唯一的共同话题，你得让这话题延续下去才行。」

我人傻了，看着她把我手机抢过去，删除，打字，一气呵成。

：不用啦，小事情。如果过意不去的话，就请我喝奶茶吧！

那边消息回的很快：好啊，古茗的多肉葡萄可以吗，你要几分甜？

室友：全糖！跟我本人一样，嘻嘻。

我被「嘻嘻」这两个字震惊到，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室友义正辞严道：「薇薇，撒娇女人最好命。从今天开始，你只能给他发软萌小猫头，不许发沙雕熊猫头！」

我坐在那儿，接受了十分钟的「撒娇女人最好命」的精神洗脑，正想反驳「其实我们直女也很可爱」，无奈爱情确实没什么战绩，于是只好灰溜溜地听她演讲。

手机震动了一下，谢嘉年说：全糖的多肉葡萄，到你们宿舍楼下啦。

这回我不让室友再发挥了，抢回手机，拘谨地打字：谢谢你。

我拎上钥匙要下楼，室友从阳台上跑回来拽住了我，语无伦次：「薇薇薇薇，他他他在楼下！你化个妆再下去！你有裙子吗有裙子吗，穿我的白裙子！」

我趴到阳台栏杆往下看，果然看见树荫下站着一个人，白 T 工装裤，手里拎着一杯奶茶。果然肩宽，果然腰细，果然腿长，仔细看侧脸，还有点像木村拓哉（对不起没有碰瓷木村老师的意思）。

.....

救命啊，我开始紧张了。

其实我不会化妆，这一点饱受室友诟病。

我买了化妆品但懒得化，主要是觉得化妆那二十分钟，我都可以算完一页线性代数了。

室友弹出一把小刀狞笑着靠近我：「花姑娘滴干活，抬头，闭眼，我给你修眉！」

修眉刀刚放下，她就飞速地挤了隔离粉底往我脸上怼，总之，等我换上她的白裙子匆匆下楼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分钟。

「你要不要照照镜子啊！」她握着睫毛夹叉腰大喊。

「不必了，我迟到了！」

我气喘吁吁地连冲六楼，直接后果是，我冲到了谢嘉年面前，却不知道要说啥。

真棒，大脑完全空白呢。

少年乌黑的眼睛湿漉漉的，看到我之后耳根发红，好半天，才想起来手里拎着东西似的，匆匆递给我，然而动作太快，奶茶从杯子里晃了出来，打湿了我的裙子。

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今天，我穿的是被室友誉为直男斩的初恋白裙。

一大片白色布料湿透了，直接导致我的腿若隐若现。

虽然不至于走光，但也离走光不远了。

.....

???

24 小时之内，两次社死。

真好，真好，真他妈好啊。

我的第一反应是捂住裙子，谢嘉年的第一反应是拿出纸巾给我擦裙子。

他肌肉线条好看的手臂在我腿上划来划去，温热的手掌碰得我痒痒，我崩溃地按住他的手：「你别擦了。」

他突然反应过来似的，后退了一大步，结结巴巴说：「对……对不起！」

如果有上帝视角的话，此时应该能看到一个弯腰捂住裙子的妙龄少女，和一个拎着半杯奶茶手足无措的大帅比，在宿舍楼下诡异地僵持着。

镜头再拉远一点，能看见我的辅导员正从路口走过来。

对的没错，为了更好地保障寝室安全，辅导员宿舍和我们在同一栋楼。

但凡我早知道会遇见她，我今天死也不喝这杯奶茶。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可惜我没有上帝视角。

这时的我正颤巍巍伸出手：「给我纸。」

谢嘉年手忙脚乱地抽出面巾纸递给我，小声说：「对不起啊，你的裙子我会负责到底的。」

「谁要你负责！」我怒吼。

然后抬头，看见了我辅导员错愕的脸。

我眼睁睁看着她脸上的表情，从吃惊，到惋惜，再到——

她拍了拍我的肩膀：「薇薇，遇到困难了一定要找我，不要自己憋在心里，知道吗？」

她拐进了宿舍楼，隔着透明的玻璃门，还不放心地回头看了我一眼。

这一眼，我将用一生去治愈。

谢嘉年脸颊通红：「对不起对不起我语文不太好，我的意思是，要干洗或者再买一件，我都可以的。」

求求你闭嘴吧。

大概我表情太凶神恶煞了，他没忍住，又试图缓和气氛，举了举奶茶：「那你还喝吗？」

奶盖都在我裙子上了，没了奶盖的多肉葡萄，就等于没了假发的张东升。

喝什么，喝冰沙吗？

我没忍住，叹了口气。（纠正一下，凭我纵横峡谷多年练出的对骂技术，仅仅是叹气已经是看在他是个大帅比的份上了。）

这时，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我一看，是我室友。

她：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全看见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你吵到我眼睛了

她：让他陪你一条新裙子！让他陪你逛街！

我：？

别看我表面满脸问号，但我内心是动摇的。

逛街诶，和大帅比诶。

虽然大帅比稍微傻了那么一丢丢，但谁不想和木村拓哉逛街买小裙子啊？

但是，该怎么委婉表达「我想要小裙子」呢，会不会被误解啊...

就在这时，谢嘉年手机震动了一下，他简短地回了下消息，然后对我说：「那个，你等会儿有事吗？要不我请你吃个饭，吃完带你去买条裙子，就当是赔罪了。」

什么叫做瞌睡了有人递枕头啊朋友们。

这就是啊！

我内心在疯狂咆哮：我没事我没事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吃饭！

但我谨记室友的教诲：矜持点，要拿捏。

于是我娇羞地说：「嗯...应该没事。」

谢嘉年好像有点紧张，清了清嗓子，说：「那我们现在就去吗？现在十一点，到金鹰刚好是饭点。」

「啊你要不等我一下，我上去换个衣服。」

谢嘉年笑了笑，说：「好，我等你。」

妈妈他笑起来好好看，声音也好好听。

我等你，多美妙的三个字啊。

不瞒你们说，我脑海里已经有画面了，就是那个机场送别，男主对女主说：我等你，不管你走多久，我都等你。

BGM 响起来，是「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地来看你」。

呜呜呜泪目了呀铁子们。

我推开寝室的门，三个室友齐刷刷从阳台上扭头：「薇薇你怎么回来了？不顺利？」

我手忙脚乱地换衣服：「顺利顺利，他约我吃饭！还说要赔我一条裙子。」

我室友走过来，无情地关上了我的衣柜门。

？

「你那些 T 恤衫沙滩裤别穿了，来我衣柜挑。」

「其实……那不是沙滩裤……或许你知道什么叫百慕大裤吗？」

「我只知道男神会喜欢穿 JK 的少女！」

于是，我穿上了娇美的茶羽中，背上了室友的小皮包，尽管我挣扎着表示这个包连水杯都放不下实在不如我的双肩电脑包好使。

室友看上去想用皮包的带子勒死我。

于是我立刻屈服：「其实这个皮包吧，虽然它装不下保温杯，但依然不失它的美感呢呵呵。」

室友咆哮：「你跟大帅哥出去吃饭要带什么保温杯啊！渴了就买矿泉水，记得让他给你拧瓶盖！」

我抱头鼠窜：「好好好，按你说的办，行了我走了别送了。」

室友会听我的吗？

从我刚才的叙述中你们已经可以看出了，她是一个表面软妹子内心硬汉子的铁腕人物。她硬是送我下了六楼，期间给我灌输了许多「吃饭逛街 tips」。

「走路的时候可以假装脚滑，他肯定会过来扶你。搞点肢体接触，记得不是投怀送抱啊，那样太刻意太掉价了，你就不经意地碰一碰胳膊啊，勾一勾小指头啊。」

「吃饭的时候不要猛吃，别吃火锅和川菜，辣椒沾到牙齿上怎么办？你们去吃小姑苏，有道菜叫欢喜什锦，默认是情侣点的菜，店员上菜会说一句祝二位欢喜长久。」

「啊对，你们逛街的时候，你试完衣服一定要给他看看，让他提意见。我求你别去运动品牌买，你试一试吊带裙，我跟你说，效果肯定一绝。」

我薅了薅头发，为难：「这...会不会太套路了啊。」

室友斩钉截铁道：「套路个屁！男的就吃这一套！」

此刻，楼道的顶灯照在她脸上，她的表情如此坚毅，仿佛一位领袖，誓要带着愚昧的臣民杀出一条血路。

我忐忑地走到谢嘉年面前，他把手机塞进裤兜，对我微笑：「你今天很漂亮。」

我眼睛都不敢看他，假装镇定地说：「还好吧，我平时也这样子。」

救命啊我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谢嘉年笑了笑，说：「昨天在大礼堂真的太不好意思了，本来想陪你一起去医院的，但是你好像没听见我喊你。」

……我听见了我只是……太社死了所以不想回头。

有谁会因为脸被打了一下就去医院啊，我又不是碰瓷的！

该怎么跟大帅比解释我那天其实只是想借机溜号所以不用太在意呢？直接这样说会不会让他觉得我很没有集体意识啊。

呜呜呜好想让我室友过来教教我怎么回答。

许久没听见我回答，谢嘉年咳了咳，转移话题：「你想吃什么呀？我知道有一家还不错，要不要试试看小……」

室友的殷殷嘱咐还在耳边，我想也没想，脱口而出：「我要吃小姑苏。」

谢嘉年噎了噎，续上了刚才被我打断的：「姑苏。」

为了掩饰抢答的尴尬，我薅了薅头发，想也不想地就说：「我们真是心有灵犀呢呵呵呵呵。」

……把我杀了吧，杀之前记得用胶带蒙住我的嘴，让我下辈子做一个哑巴。

余光看见谢嘉年耳朵都红了。

大帅比这么纯情的吗？

诶嘿嘿。

走出路口，他绕到我左侧，替我挡住了车流。

这个举动算是平常，但是让我心里一暖。

就，我们学校自行车小电驴什么的蛮多的，跟室友出门时，走左边的那个一般是我，因为她们都走路不看路（哼因为她们走路会被男朋友搂腰不必关心路况！！！！而我必须关心！！！！因为没人搂我的腰我要是不看路就会被撞飞！！！！），久而久之我就担负起了保护她们的重任。

可是今天，有人特意走在我的左边诶。

我努力压抑内心快要蹦出来的小鹿，仍然克制不住地弯起了嘴角。

就是，甜滋滋的。

快要出校门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室友的另一个嘱咐：滑一跤，记得滑一跤！

再不滑一跤，就要在大马路上实施了。

马路上车这么多，要是我发挥失误，会残疾也说不定啊。

于是我咬了咬牙，狠了狠心，脚下一滑——

稳稳地摔在了大帅比面前。

不是，说好的「他肯定会来扶你」呢？？？？

我怨念地抬头看谢嘉年，这一刻，我忘记装软妹，直白呛声：「看什么看，还不扶我起来？」

谢嘉年「哦！」了一声，立刻拉我起来。

不是大哥你会不会太用力了，我其实是一个体重刚过百的美少女你实在没必要用杀猪的力气来拉我啊——

我靠！

扑到他怀里去了！

大帅比的胸肌，竟然不是硬梆梆的！

我凭借最后一丝残余的人性，硬是把自己从他的怀抱里拔了出来，谢嘉年的脸已经红得快要滴血了。

「不……不好意思啊。」

又道歉。

我看了他一会儿，笑出了声：「从现在开始，谁再道歉谁就给对方转 10 元！」

话一出口，又觉得有些不妥。呜呜呜我本意是不想让他道歉了啊，他不会误会我是个贪财鬼吧……

谢嘉年挠了挠头，有些局促：「我好像很容易把事情搞砸。」

我赞同地点头，就看见他的表情有点自责，我连忙化点头为摇头，说：「不会啊，IJHMT 都引用了你的工作，你这还叫搞砸，那我们凡人还要不要活了？」

谢嘉年的眼睛亮了一亮：「你看我朋友圈了？」

哦豁，就这么暴露了呢，真是令人有那么一丝丝的小紧张呢。

但我是谁啊，不想撩汉的时候我可是能跟美国记者谈笑风生的小伟人！

我当即点头，镇定自若地说：「是啊，话说你好学术的样子，你是只做科研吗，还是说也会参加竞赛？」

我这样说有个背景，就是，我们理工科的要去做学术，本科阶段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科研，主攻写论文发期刊；一个是科创，就是参加各种竞赛。

「我只做科研。大一的时候试过参加竞赛，但我不是很擅长现场呈现，就像今天，我来之前做了很多准备，但还是搞砸了。」他赧然地笑了笑，「后来就专心做科研了，看看前沿文献，跟老师交流交流，不用跟太多人交际，还蛮适合我。」

话题大概是转到了他熟悉的领域，我能感觉到他不再那么紧张了。

是个好的开头，我想。

好了，滴滴打车、赶到金鹰的中间过程我就省略了。

直接从我们坐在了小姑苏开始点菜说起吧。

扫码点菜，我毫不犹豫直接下滑界面，第一道就选择了「欢喜什锦」，是甜品，虽然我不爱吃甜食，但是为了大帅比，我可以！

然后购物车就显示「欢喜什锦 x2」。

诶？

诶？

诶？

四目相对，谢嘉年脸红到脖子了，我突然福至心灵，问：「这道菜不会也是你室友推荐给你的吧？」

他眼神都慌乱了，然后忽然抓住了什么，重复了一遍：
「也？」

.....

敌不动，我先动。

干啥啥不行，卖队友第一名。

如果世界上有傻逼吉尼斯，谁敢与我争锋。

我淡定地点完所有爱吃的菜（是的你们已经看出来了，这时候我已经打算猛吃了，因为我想，如果暴露了本性导致撩不到大帅比，起码我还有收获），然后抬起了头看谢嘉年。

坦白从宽，装嗲太累。

「其实我这个人非常不会跟异性交往，每一个有好感的男生最后都会被我处成兄弟。我和我室友都觉得你很帅，不想跟你称

兄道弟，所以她教了我特别多招数，希望我能把握桃花。」我耸了耸肩膀，自嘲地笑了一笑，「不过效果好像不太好，我装得也有点累。反正你都猜到了，刚好也不用装了，等会儿你就会发现我不是一步三摇弱柳扶风的软妹子，而是一个一顿能吃三碗大米饭的干饭机器。」

我本意是客观解释，说到后面有点真情实感的沮丧了。

我安慰自己，算了，没事，丁薇薇，就算你失去了爱情，但你还能拥有一个圆滚滚的肚皮啊！

给我振作起来！好好吃饭！

谢嘉年忽然笑了起来，不是那种客套的笑，是笑到肩膀都在抖的那种笑。

直接给我看愣了。

就笑得特别好看啊友友们，你们能懂我吗？

之前的他虽然也笑，但总是很拘束，有点假笑男孩的那种感觉，然后他现在这么笑，虽然眼角纹都笑出来了，可是很生动啊！！！！

谢嘉年笑够了，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说：「其实，我也是室友在支招。送奶茶到楼下、提出逛街吃饭赔罪、来小姑苏点欢喜什锦，都是他们的主意。」

啊咧？

所以……他也想追我吗？

可是，为什么啊？

我又开始充满求知欲，问：「所以你一开始就……」

这时服务员端上了菜，铿锵有力笑容饱满道：「打扰一下两位！冷吃兔、爆炒牛蛙和欢喜什锦好了，祝二位欢欢喜喜！长长久久！」

声音很大，情绪很高，堪比海底捞围堵你唱「对所有的烦恼说Bye~Bye」。

……我好想找条缝钻进去。

谢嘉年扑哧一声笑了，说：「我们先吃饭吧。」

嗯，反正还有时间，先吃饭吧，不着急。

我是四川人，特别爱吃辣，点的菜都是川渝菜系，我还觉得改良版的不够重口。

我哼哧哼哧干了大半碗饭了以后，发现谢嘉年嘴巴和脸蛋都红扑扑的，额头还出了汗。

店里冷气开得很足，所以，「你不会吃辣吗？」

他放下水杯，有些羞涩地说：「啊是的，有在努力学，但是只能吃一点点。」

呜呜他这个人怎么这么贴心，怎么这么照顾我口味。

「你不会吃辣怎么不早说啊，」我觉得非常不好意思，抓过手机要加菜，「你怎么也没点清淡的菜……银鱼羹要不要喝？还有这个酱排骨，应该也是甜口的。」

我这个人雷厉风行，刷刷刷就加了三个菜，谢嘉年匆忙按住我的手，然后又触电一般弹开了。

整个过程大概也就两秒，他很窘迫地说：「不用加菜了，不要浪费粮食。」

我说：「没事儿，我们 AA 吧，我吃得比你吃得少，不让你吃亏。」

谢嘉年连忙摆手，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然后他脸上浮起尴尬的红晕，很小声地说：「我来之前，我室友让我吃了很多东西。他说一般男女生第一次一起吃饭，女生都会惊讶男生怎么能吃这么多。」

我看了眼我的饭碗，再看了一眼他的饭碗，沉重道：「你知道，概率论告诉我们，只要样本量够大，一件事情发生的概率再小，也有可能出现在生活里。而我国目前有 14 亿人口，其中女性占了将近 6.9 亿。」

他似有所觉，很配合地问：「所以？」

我斩钉截铁：「所以偶尔出现我这么一个吃得比男生还多的女生，也是很正常的！」

谢嘉年哈哈大笑，眼角纹又笑出来了，他说：「薇薇，你真有意思。」

薇薇，他叫我薇薇。

怎么不直接喊我老婆（不是）。

说真的我很清楚自己是个什么沙雕东西，看那些被我处成好兄弟的男神们你们就知道了。我真的很害怕谢嘉年也会走上这条不归路，于是在逛街的时候，我果断避开了运动品牌，走向了我从未踏足过的名媛淑女区。

小香风好嫁风纯欲风，爷来辣！

上电梯时，他示意我站里边儿。

作为一个好学生，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浑身上下洋溢着的好奇心（简单说就是爱抬杠），于是我问：「为什么不能站外面。」

谢嘉年指了指透明的电梯扶手，小声说：「你穿着裙子。」

giao！会走光！

我下意识捂住裙摆，忍不住说：「你好有教养啊。这些也是你室友教你的吗？」

他的耳朵红了一红，说：「不是，我妈以前这么教过我。」

可恶，真是个好男人，好想拥有啊。

我试衣服的时候，他就背着我的小皮包。

萌死我了呀 uu 们。

他本来就个子高皮肤白五官还英俊，穿着打扮又很清爽，然后背着一个卡哇伊的绿色小包，有种微妙的和谐感。

我在试衣间里换裙子的时候，听见导购小姐姐问：「你和你女朋友都还在读书吗？」

小耳朵立刻支棱起来了，我倒要听听谢嘉年怎么回答！

谢嘉年沉默了一下，「她不是我女朋友。」

我有点沮丧。

隔了几秒，他又补充：「暂时还不是。」

我心里炸开了小烟花。

好在试衣间的大镜子清晰地照出我傻笑的嘴脸，略微有点狰狞了，这让我及时刹车，恢复成了一个正常人。

然后我就提起裙边走了出去。

怎么说呢，还是有点害羞，所以我不敢看谢嘉年，只是问导购小姐姐：「你觉得好看吗？」

导购小姐姐还没说话，谢嘉年就说：「好看。」

我脸颊有点烫，转身看他，发现他也脸红了，但他还是看着我，很认真地重复了一遍：「好看的。」

导购小姐姐抿着嘴笑，过来帮我整理了一下领口，然后说：「美女真的很有眼光，这条裙子很适合你，跟帅哥的衣服也很搭，很适合做情侣装。」

我表面娇羞无比，内心大喊：姐姐会说话就多说点啊！

买完裙子我们就走了。

因为我们吃得有点多（好吧我承认其实只是我吃得有点多），金鹰离学校不算远，所以我提议我们走路回去。

晚风很舒服，路上也有不少散步的市民，就很适合聊天。

我想起了饭桌上没问完的话题：「你是不是早就认识我啊？」

谢嘉年「嗯」了声，说：「去年你参加机器人大赛，我也参加了。」

啥？

「那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你太认真了。」他笑了笑。

这个笑容帮助我回忆起了去年的机器人大赛……

当时我们队虽然拿了第二名，但是主办方没有给我们好脸色，因为我狠狠闹了一次比赛现场。

就特不公平，有一个环节是机器人拾取立桩，每个队伍的平台上铺了 4×4 一共 16 个桩，在规定时间内谁取的立桩多谁就得分高。

然后我们队是在第一组。

结果主办方没料到我们队的机器人拾取能力这么强，以至于 16 个立桩被拾取完后，时间还没用完，然后也没有人摆新的立桩！！！！

我立刻就去摆立桩了，被旁边的志愿者拦了下来，争论了四五句，时间就没了。

我说实话，要是吵架的时间留给我摆立桩，我们机器人还能拾取起码六个。

最让我愤怒的是，第一组这样比完了之后，裁判意识到他们的规则漏洞，后面几组就都让志愿者及时补充立桩。

我靠！这我能忍吗？这傻逼比赛也太不公平了吧！

我就去找我们这一场的裁判要求重新比，最起码要让我们第一组也拥有二次摆立桩的权力。

然后！她拒绝了我！说机器人的电量不够啊什么的。就是在瞎扯淡，谁家的机器人打比赛会不满电啊？

其实真实理由她不说我也知道，就是因为后面几组有她自己学校的选手，黑幕呗。

这期间她还说，怎么其他学校的选手都没问题，就我事情那么多。

周围确实有同样是第一组、来自其他学校的选手，不仅没有声援我，还在看热闹。

这句话加上这群人的态度彻底激怒了我，我当场就发飙了。我说你们这破学校学术学术不行，科创科创不行，搞黑幕耍心机倒是一流，从上到下屁股都是歪的。

她就记我名字，说要找我们学校给我处分。

我梗着脖子说你记啊，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问心无愧，我丁薇薇行得正站得直，我就不怕你记名字，倒是你，你敢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你敢接受我的举报并跟你领导辩解说你在公正履职吗？

最后还是重新比了。

因为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惊动了总裁判，他就过来说这一个环节重新比。重新比我们就是第一，最后总积分第二，我们队还是站上了领奖台。

但是那场比赛，我给人留下的印象绝对不是什么好印象，吃饭喝水的时候很多其他学校的人就会小声议论我，就连我队友都说丁薇薇你也太彪了。

我虽然坚定不移地认为我做的是正确的，但是再来一次，我应该不会采用这么激烈的抗议方式。

因为....

「噓，你居然是在那个比赛认识我的。好尴尬，那你对我的第一印象应该很差吧。」

真的很尴尬。一想到他见过我这么泼妇的一面，我还在跟他装软妹小甜心，我就越发毛骨悚然。

谢嘉年想了想，笑：「第一印象是觉得你很勇敢，有什么说什么，不会因为自己势单力薄就不去争取该有的权益。」

我讪笑：「我还以为你们会比较喜欢温柔挂的女孩子。」

他笑了笑，说：「不会啊，我喜欢真性情的。」

我悄悄脸红了。

他说他喜欢真性情的，我就是真性情的，四舍五入他在跟我表白，我分析的对吗铁汁们。

一路走到我寝室楼下了，他把帮我拎着的购物袋递给我，抿了抿唇，有点紧张的样子，说：「那个，你明天有课吗？」

明天是周六，全校人都没课。

大帅比明知故问，难道是明天想约我出去玩？！

我矜持了一秒钟，飞速答：「没课！」

谢嘉年说：「那……要不要一起自习啊，图书馆或者教 A，都行。」

他耳朵又红了。

真是……怪可爱的。

可爱到他虽然约我去学习而不是去坐摩天轮，我也心甘情愿。

「好啊，」我努力不让自己那么雀跃，「那明天见呀！」

我好快乐。

快乐的直接后果是我失眠了。

翻来又覆去，脑海里全是谢嘉年脸红、耳朵红、脖子红的画面。

我确认我睡不着了，抓起手机开始看我和他的聊天记录。

呜呜，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好可爱，好温柔，好体贴，好有趣。

对面床忽然也亮起了幽光，然后我的微信收到了室友的消息：还没睡？

我：睡不着。

她：去阳台聊天？

我：走！

我们俩翻身下床，一人抱了一把凳子坐在阳台上。

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理想。

达咩。

真相是，打蚊子，打蚊子，从谢嘉年，聊到谢嘉年。

「所以你们出去一趟，连手都没牵上？」

「哪有人第一次见面就牵手的啊……你表情怎么回事？你和你男朋友第一次见面就拉小手了？」

「对啊！！丁薇薇你是不是傻，我们又不是高中生了，拉个小手怎么了？我还搂搂抱抱呢，又不会少块肉。」

她一说起搂搂抱抱，我就忽然想起了大帅比的怀抱和他的……胸肌。

我室友多了解我啊，立刻捕捉到了我的不对劲。

「你脸红什么？啊？你跟谢嘉年搂搂抱抱了？不是吧你们不是还没拉小手呢怎么就跳跃式解题啊？」

「……我说那是误会你信吗？」

「我信你个大头鬼！」

这一天，我们聊到了凌晨五点。

天泛起鱼肚白，我坐在阳台上，室友靠在我肩上睡着了，我的面前是冉冉升起的红日和绚丽的朝霞。

我拿起手机，拍了一张日出，拍了一张和室友的合照。

发个朋友圈，文案写：第一次看见学校的日出，才发现错过身边不少美丽。

然后无情地推醒室友：「我被咬了四五个包了，回床上睡吧。」

一觉睡到了十一点，是被香醒的。

室友们买饭上来吃了，我好饿，从床上爬下来，浑浑噩噩地洗脸刷牙喝牛奶，突然灵光一现——

靠，我是不是忘记什么事情了！！！！

立刻打开微信，果然看见谢嘉年给我发消息了。

八点半发了一条：早上好

九点半发了一条：还没起吗？

十分钟前发了一条：刚才看见你朋友圈了，原来你凌晨看日出了，那就不吵你啦。醒来记得回我消息哦

我迅速点开朋友圈的小点点，在一溜评论里找到谢嘉年的。

他说：错过不是永别，也许转身就能再会。

这一句话直击我心脏了。

我总觉得他在暗示我，我们机器人大赛上没有认识没关系，因为转身，我们还会遇见彼此。

呜呜，我又怕自作多情，就很钢铁地回复他：这也是你室友教你的？

等了一会儿，收到他的回复：不是，是我自己想说的。

心动了呀朋友们！

与此同时他的微信消息也发过来了：你醒了呀

我：嗯对……那个，不好意思啊，为了看日出，睡过头了

（其实是因为你失眠了所以才看了日出所以才睡过头）

那边显示正在输入中，我等了一分钟，消息才发过来：没事~那你还自习吗？

我生怕他体贴地让我再睡，立刻：自习呀，我来找你吧！

会不会太直球了点啊……我要不要矜持点，拿捏点啊……

但是消息已经发出去了，再撤回有点刻意了吧。

我犹豫间，他的消息已经发过来了：我在图书馆四楼 A 区。

我背上书包去图书馆，在 A 区一眼就看到了他。

他好帅，真的，穿着黑色 T 恤、黑色薄外套，越发显得皮肤很白，五官很优越。

他低头在解题，手撑着额角，就是非常鹤立鸡群的样子（我有罪我该死，我校男同学们听我忏悔！！！你们都是鹤，统统都是鹤！！！）。

我走过去坐在他对面，他抬头对我笑了笑，然后又低头解题去了。

.....

???

反应这么平淡的吗，老娘昨晚可是为你失眠到三点钟啊。

我一边腹诽，一边掏出作业来写。

没写多久我就困了，上下眼皮疯狂打架，我就偷瞄谢嘉年，发现他还是很专注地在写作业。

没事，我想，丁薇薇，睡吧，大佬这么专注也许压根不会发现你睡着了（不是）。

然后我就闭眼了，几乎是一秒入睡。

哲人曾经说过，最柔软的床并不在卧室，而在图书馆。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身上披着一件薄外套，谢嘉年在用 iPad 看视频课，身上只有黑 T 恤了。

这个时候我有两个选项：A. 把外套还给他并说谢谢；B. 把他的外套穿在身上。

然后我果断选择了 B，啊哈哈哈哈哈哈我觉得我出师了！

我跟那些故意穿男神外套的妖艳贱货越来越像了！

我可真棒！

我穿衣服的时候，谢嘉年抬起头看了看我，然后，一秒脸红。

他可真爱脸红啊，真是好想让人蹂躏啊。

我故意逗他：「怎么，不愿意借给我？」

他立刻摇头，小声说：「愿意的，你穿还挺好看的。」

嘤嘤嘤。

猛男落泪！

我就喜悦地继续做题，等把作业写完了，差不多也到饭点了，我们就一起去吃饭了。

电梯人蛮多的，我被挤到一角，谢嘉年挡在我前面，手撑着电梯轿厢，不让其他人挤到我。

我当然是心猿意马了啊同志们，他小臂肌肉真的好好看啊！T恤也很香！这更加坚定了我要搞到他的决心（得赶紧让他把洗衣液牌子给我交出来才行）。

夕阳晕染云彩，霞光也分外柔和。

吃完饭我们就在操场散步，那会儿还没有疫情呢，学校也是对外开放的，附近的居民可以进来，所以操场上人还蛮多的。

中央的草皮上有小孩儿在踢小足球，咕噜噜滚到我跟前了，然后我就给小孩儿踢了回去。

应该是一对姐弟，笑起来眼睛嘴巴的形状都一模一样。

踢回去了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了，结果小孩儿又跑到我们跟前，又把球踢给了我。

这是跟我玩起来了哈哈哈哈，我也干脆跟他们一起踢球。

耳边咔嚓一声，我回头，发现谢嘉年举着手机，被我抓包，他还有点不好意思。

「你在拍我们吗？」我凑过去，踮脚，「给我看看。」

画面特别和谐，天空铺着橘色的晚霞，草皮上有一个笑弯了腰的我，还有两个向我跑来的小孩儿。

「真像妈妈带小孩儿啊。」我真情实感地说。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照片里是妈妈带小孩儿，那拍照的人是谁？

呜呜呜有些东西不能细想，细想就会想入非非。

然后就看见谢嘉年抿了抿唇，颇不自然地说：「是挺可爱的。」

顿了顿，又补：「你和他们。」

之后一个月的事情呢就不细讲啦。

总之无外乎是：

他约我自习，偶尔我会问他问题，大部分时候他看他的视频课，我算我的概率论。

他约我吃饭，我从一开始注意仪容仪表，到后面放开了吃，转折点是他说：薇薇，有没有人说跟你一起吃饭会有种幸福感。

再就是他约我出去玩，哈哈哈哈哈哈我敢保证去恐怖密室这种事情一定是他室友教的！哎本来想一笔带过的，但我猜你们肯定非常想知道细节，就展开讲讲吧！

那时候我们已经认识一个多月啦，万达新开了家密室，周围很多同学都去玩过，谢嘉年就约我去玩儿。

别看我这个人平时很嚣张，其实我还有点怕鬼。

对，不怕人，但是怕鬼。

所以选本的时候，我着实犹豫了好一会儿。

但是呢，我又想起了室友的提点，她说：算我求你，给谢哥一个名正言顺抱你的机会，行吗？

她说她看不下去了，一个多月还仅限于拉拉小手的关系，她怀疑谢嘉年不行。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气死我了。

为了证明谢嘉年其实很行，我毅然决然地选了一个叫做「威尔逊古堡」的二人密室。

真的太可怕了兄弟们！太可怕了！

一进去，就有阴风对着我后脖颈吹啊，我勉强克制住了自己抱住谢嘉年的冲动，找到伯爵的手谕，对着墙上的血书解题。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很想抱住他嘤嘤嘤的，但是我太钢铁了，我觉得那样好娘们唧唧，然后我就忍住了。姐妹们千万不要学我，以后想抱就抱，生而为人我很自由！）

题目解完之后发生了三件事，一是我面前的这个大柜子弹开了两扇柜门，伯爵凄厉的笑声贯彻了整个密室，同时！一群状似蝙蝠的影子和冷气从我头顶掠过！！！！！！

你们知道我当时多害怕吗！

伯爵笑声出来的第一秒，我就浑身一抖，条件反射抱住了谢嘉年。

去他妈的面子！老子不做人了！

我内心正在疯狂咆哮的时候，谢嘉年抬手也抱住了我，然后他抱了几秒，手忽然就移到了我的脸颊，微微用力，让我仰起了脸。

他低下了头，越靠越近。

「闭眼。」他说。

他亲了下来。

他嘴唇好软。

他睫毛好长。

他眼睛好亮。

他腾出了手，温柔地遮住了我的眼睛。

于是我的世界里，铺天盖地，全是他的气息。

就，我这个人唯美不过三秒的，因为接下来我马上要告诉你们，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感觉到他！！！！你们懂的吧！！！！他那啥了！！！！

我简直想立刻告诉我室友说谢嘉年很行，他特别行！！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幸福♂了！

后面闯关也闯得心猿意马的，全靠谢嘉年 carry。

重点来了朋友们，出密室了之后，我发现前台小姐姐的电脑屏幕上，全是监控画面……

我已经没脸见人了，拽着谢嘉年的手就匆匆跑路。

谢嘉年就笑，反握住我的手，十指相扣。

刚才在密室里亲亲抱抱我都觉得没什么，一走到光天化日之下，我就不敢看他。

刚才亲我的人、摁住我的腰贴近他的人，真的是我身边这位英俊的大帅比吗。

我有点活在梦里的感觉，谢嘉年揉了揉我脑袋，说：「怎么突然不说话了？」

我晕乎乎地问：「你刚才是不是亲我了啊。」

谢嘉年反问：「我不可以亲我女朋友吗？」

我整个人都傻了呀友友们。

「我什么时候是你女朋友了？」

他有点愣，用那种略带委屈的眼神看我，说：「你不喜欢我吗？」

我彻底傻眼了。

虽然这么久相处下来周围人都以为我们就是情侣了，可是我有个执念是，男生必须说「我喜欢你」，然后我说「我也是」，这样才算在一起了。呜呜呜姐妹们你们都懂我的意思的吧！

现在要我承认我喜欢他，那是万万不能的。喜欢这件事，必须要他先开口。

因此我战术沉默了一下，成功把表情调得更委屈：「可是你都没跟我表白过……」

谢嘉年挠了挠头，松了一口气的样子，笑了：「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你讨厌我。」

嗯嗯，所以快说吧！

少年勇敢点！

谢嘉年顿了顿，思考了一下，说：「现在还不行。」

什么还不行啊！你要急死我吗！逆子！

我有点失望，情绪就 down 下去，思考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或者哪句话说错了让他讨厌了。

手还是被他牵着的，但也许是我的错觉，我总觉得掌心的温度好像没有刚才在密室里那么温暖了。

我一路丧眉耷眼地跟着他往前走，然后谢嘉年让我等他一下，他去一下洗手间。

我说好，继续没精打采地玩手机。

给室友发微信：假设一个男生，亲你也抱你了，但是不愿意跟你表白，是什么情况啊？

她：你跟谢嘉年亲上了？

我：这是重点？

她：这小子不会是个海王吧，吃干抹净了就不想负责？

我：……他看上去不像这种人。

她：那你别搭理他了，他欲拒还迎就让他去死！

……

我怎么可能让他去死呢。

我真的挺喜欢他的。

他长得好看，学习又认真，很有教养也很尊重人，最重要的是，他一直在鼓励我做自己。

他说，薇薇，每个人的性格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不要为了迎合别人就改变自己。你现在这样，就特别好。

可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他明明听懂了我的暗示却不跟我表白，他不喜欢我，大概很快，他就会不属于我了。

我有点沮丧，双手蒙住脸，想说，丁薇薇，别难过，天涯何处无芳草，白敬亭王俊凯朱一龙还在等你临幸呢。

然后就更难过了。

因为，白敬亭没有为我披过外衣，王俊凯没有在夕阳下为我拍过照，朱一龙也没有在密室里抱着我的腰亲我。

做过这些的，只有谢嘉年。

眼睛有点潮湿，鼻子开始酸了，我想不能这样，起码不能在洗手间外面哭出来，这样太丢脸了。

我从包里取出纸巾，捂在眼睛上，这样就能最大程度不让眼泪冲掉妆容。

都这个时候了，我还在考虑妆容的完整性，我真是太喜欢他了。

想到这个我越发难过，觉得自己很卑微，很心疼自己。

泪意汹涌澎湃，然后我听见急匆匆的脚步声停在我面前，接着是谢嘉年的慌张的声音：「薇薇，你怎么了？有人欺负你？」

我恨恨地想，没有人欺负我，除了你，谁也欺负不了我。

然后我拿开纸巾——

看见他手里拿着一大束玫瑰花。

我愣住了。

我想明白了。

然后我哇的一下就哭出来了：「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谢嘉年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动也不敢动，小声问：「我哪里惹你不高兴了吗？」

我拿手背擦眼泪，眼影眼线糊了我一手背，抽抽噎噎，偏要强：「给你一分钟，快点跟我表白，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你可要想清楚，现在像我这样的好女孩已经……」

第一次，他没等我说完就打断了我，急切地说：「薇薇，我喜欢你，非常喜欢的那种喜欢。」

我像被按了开关的蝉，哑巴了。

他把玫瑰花递给我，小心翼翼地问：「薇薇，你喜欢我吗？」

我接过玫瑰花，也抱住了玫瑰花的主人，他咚咚咚的心跳声就在我耳边。

「我也喜欢你，非常喜欢的那种喜欢。」

后面的我就不展开啦 uu 们，大家自行想象，给孩子留点生活空间。

容我文艺地总结一下，我和谢嘉年之间，始于社死，陷于套路，终于真诚。

直女们不用矫揉造作，直男也不必学什么撩妹法则。人品第一，素养第二，每一个直男直女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春天。要知道——

也许你想套路的那个人早就束手就擒，看着你一步步走向他，最终走进他设好的温柔陷阱。

这是这个夏天里，最浪漫的双向奔赴。

写在最后

很多人问是不是真的，答案是：这是根据我亲身经历改编的，很多会泄露个人隐私的信息我做了模糊化处理。我对现实中的那个谢嘉年的喜欢，不比女主对谢嘉年的喜欢少。爱情并非作家的谎言，而是上天幸运的眷顾。祝大家都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要相信，我们直女也能有春天！

（全文完）

□ 风月煞我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